

# 文脉悠悠贯大束

侯祥桂

四基山、昌平山迤邐于北，大沙河蜿蜒于南，山南水北之间，孔子在此降诞，孟子于此安息，西汉丞相留下了“凿壁偷光”“一经传家”的历史典故。两千年来，这里文风蔚然，赓续不绝，可称文化渊藪，儒学正宗。这里就是邹鲁之乡文化名镇——大束镇。

### 明经入仕的“大束现象”

大汉辉煌四百年，史学家能给出N个理由，但任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是，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从汉朝开始，正式拥抱儒家，尊崇儒学。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来曲阜祭拜孔子的皇帝，武帝时提出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，设立了五经博士，凡能通一经以上者都有机会入职地方或中央高位，大批儒生选拔为官，此为“明经入仕”。

邹鲁儒生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经过沉寂渐渐得势，大束人的高光时刻到来了，从汉宣帝本始三年（前 71 年）至汉成帝建始四年（前 29 年），四十年的时间内，邹城大束这块地盘上，一口气产生了三位丞相，他们是韦贤、韦玄成（韦贤子）、匡衡，成为后世“明经入仕”的典范，我们可以称其为“大束现象”，这从史书对三人生平的记载可以佐证。韦氏经学世家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韦氏是汉初由韦孟从彭城（今徐州）迁邹的，迁邹前韦孟先后为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三代做相，后因刘交的孙子戊王荒淫无度不纳谏，韦孟忿而去任，迁入鲁国邹县，韦孟的《在邹诗》：“济济邹鲁，礼义唯恭，诵习弦歌，于异他邦”，对邹鲁一带的文化极尽赞赏。韦孟居邹至韦贤是第五代，作为治《诗》的经学世家，被后世称为韦氏家学，韦氏家学不仅治诗，至韦贤则兼通《礼》《尚书》等经典，尤擅长诗赋，世称“邹鲁大儒”，后人有“《鲁诗》起于申公，而盛于韦贤”的说法。正是由于世代传承经学，韦贤被“征为博士、给事中，进授昭帝《诗》”后称为丞相。到韦玄成，继承父业，专注于经学，成为韦氏学的重要代表，创作了《自劾诗》《戒示子孙诗》（见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等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韦玄成还参加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“石渠阁论坛”，得到皇帝的赏识，位至丞相。而韦贤之孙，玄成侄韦赏曾为哀帝讲经，先拜大司马，后擢车骑将军，位列三公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。因此有民间谚语说“遗子黄金满籯，不如教子一经”。韦氏家族世代研习经学，自汉初至民国代有传人，以两汉为最盛，《韦氏族谱》有“汉唐六宰辅，邹鲁五儒宗”的记载，这里，“邹鲁五儒宗”即指韦孟、韦贤、韦玄成、韦实、韦培元五个学问家，韦氏“一经传家”的故事已编入“三字经”中：“人遗子，金满籯；我教子，唯一经”。至今，居住邹城的韦氏已经不多，大束镇西山头村尚有一条“韦家街”，韦氏家族的辉煌已载入历史。已嵌入“西韦水库”“杜家东韦村”“赵家东韦村”等地名村名中，更深烙印在韦氏的家族记忆中。邹鲁之地的东韦、西韦也成了他们韦氏家族的发祥之地，是韦氏家族的骄傲，也是大束人的骄傲。

匡衡“凿壁偷光”而成经学家。匡衡祖籍东海郡（今山东兰陵），至匡衡时居邹县，《汉书·匡衡传》记载，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“无说《诗》，匡鼎来；匡说《诗》，解人颐”之语（《汉书·匡衡传》），是说听匡衡解说《诗经》，能使人眉头舒展，心情舒畅，可见匡衡对《诗经》理解之深。皇帝对匡衡的才学早有所闻，因赐他为郎中，出任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、光禄勋、御史大夫等职。建昭三年（前 36 年），匡衡为相，赐封乐安侯。汉元帝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，为朝内官员讲授诗赋，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。近年来，我市乡土文化学者对匡衡故里进行了深入研究，有确凿证据表明，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就发生在大束镇匡庄村，匡庄村东北存有匡衡墓，清道咸年间文人侯文龄曾著有《匡衡墓事始末》，当时的县府每年有祭祀匡衡的惯例。这些指证让凿壁偷光的传说不再是传说，而成为实证。

“一经传家”“凿壁偷光”流传千年，滋养着这方水土，也让这块土地茁壮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世家，大姓望族。

### 星汉般璀璨的文化世家

大束境内的文化世家当属早期的韦氏、匡氏了，可后世仍有不少大姓望族成绩不俗，如

凰翥邢氏、岗上和麻疃的陈氏，而近世则有杜氏、米氏和侯氏最为耀眼。

贵殊山见证杜氏辉煌。光绪年间《邹县续志》记载：“贵殊山，有兰若，有学舍，土旺村杜氏捐置”；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、孔门十二才子之一的孔继涑撰文《贵殊山增置学舍碑记》，长文记载“杜氏书堂”创建过程：“辟数楹于古藤之北，俾族人子弟咸就而肆习焉。此则杜氏书堂所自始也”。200 多年过去了，至今，坐落在大束镇土旺村北的贵殊山，依旧林木蓊郁，杜氏子弟的朗朗书声已经远去，杜氏书堂仅存基址。但是，“科举世家”的荣耀依在，“邹东半个衙门”的辉煌还在流传。

今天的大束镇土旺村是一个 3000 多人的大村，杜姓是村里的第一大姓。建于乾隆三十

祖宪之，邑庠生；十三世祖思绪，武庠生，乡饮介宾；十四世祖得宾，恩贡生，值僧王驻邹，常委事于得宾，县志有记；十五世祖隆武，武庠生；十六世祖培密，业儒，村红白事大总理；祖父养德是十七世，父亲维才十八世，其祖上的“顶子”真可谓多矣。

这是一个有传承的家族，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？都能从族谱中找到，优良传统，轶事典故，不择巨细，如“砚台记”，记录了祠堂后庭内顶发现了先人放置的砚台，寄寓米氏文墨不断。如“大庙集市搬迁记”，记录来氏先人以耕读为重，忧虑集市误其后人，合议将村大庙附近的集市迁往大束。目前，村里还存有三处古建筑，在别处很难见到的神主牌，在这里还藏有不少。家谱详尽介绍了祠堂。读其族谱，看其

### “书画名家出大束”

在世纪之交的几十年内，邹鲁文化界有个说法：书画名家出大束。虽属过美之誉，但是，历史的积淀，文化的涵养，大束镇能成为今天的书画之乡可谓渊源有自，绝非偶然。据《大束镇志》记载，清末举人东山头村孟传琦之三子孟继科、四子孟继瀛善绘画，孟继瀛的画在当时就享有盛名。而善书者更多，据民间口碑，民国初年，侯家洼村塾师侯树筠与匡庄村时姓先生生打擂台，比试书法，结果不分伯仲，侯树筠以大字见长，时先生以小字取胜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当代书法家赵子富先生介绍，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大束大集上书画摊点有四五十家，书画人士不下百人，每逢集市，大家都拿出作品来亮一亮，互相比试、切磋，可以说蔚为大观，至



曲径通幽

吴海明 摄影

年的杜氏家祠位于村子中央，保存完好，修葺一新。据家祠和族谱记载，杜氏自明初迁入以来，勤耕善读，仁学兴家，从第六代至十三代，科第连连，人才辈出，有功名入仕途者达 200 多人，其中太学生 42 人，在衍圣公府奎文阁为典籍官 5 人，圣庙启事官 4 人，诗礼堂启事官 1 人。在第七代上，杜宗湖中康熙壬午科副榜贡生；第八代杜毓林乾隆癸酉科举人第九名；第九代杜文斗、杜文涣康熙五十三年岁贡，杜文斗曾任临淄县训导；第十代杜崇礼乾隆戊子科举人，历任云南太和、嵯峨县知县，第十代杜义山道光庚戌科进士，工部主事升郎中简放福建汀漳龙兵备道，钦加二品衔，第十代杜义行道光甲辰恩科举人，大挑一等署直隶平谷知县；第十一代杜怀英嘉庆戊辰科进士，任直隶丰润知县署景州知州；第十二代杜长辉增贡生，候选翰林院待诏；第十三代杜廷珍光绪元年优康生廷试孝廉方正朝考二等，历任长山临淄陵县范县教谕博平县训导、五品衔；第十三代杜子凌、杜子蔚均列副榜。直至民国，亦有杜氏子弟当选县参议员、副议长、国民革命军少将等。至于地方士绅、诸生、乡饮宾等，更是所在多多。从明清时期至今已自有五修族谱，现存的族谱以光绪九年手抄本为年代最久，2014 年又续修族谱，入谱后裔两万三千多人，慎终追远、敦亲睦族之风仍在。

小村不大“顶子多”。这里说的是大束镇来傅村来氏家族，当地老百姓有个顺口溜：一溜儿葛炉都焗油锅，一溜儿麻疃织布梭，都说孔傅婆子窝，赶不上来傅的顶子多。在古代，只有官员和有功名的人才佩戴有顶子的帽子，一品大员的帽珠为大红顶子，乡村秀才的帽珠为铜制顶子，来傅村因为“顶子多”远近闻名。

如今的来傅村全村仅 700 多人，以来姓为主，《来氏族谱》记载，来氏始祖名来仲贤，自浙江萧山随扈鲁王封藩而迁邹，数百年来，耕读齐家，诗书继世，“虽无显宦，蒸蒸日上称邹邑之望族”。据统计，明清以来，来氏有 40 多人取得功名，多人入县志。村民来存常为来氏第十九世，他介绍了其直系祖先的情况：六世祖来柏，业儒，荐为郡史，不辱使命；七世祖骏声，邑庠生，懂医；八世祖来今，夫人九十寿；九世祖来聘，优增生，举人孔广鹤为其撰写墓表；十世祖昌林，邑增生；十一世祖文心，太学生；十二世

村貌，接触村民，能感受到后人对于保存先人的文化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，浓郁的古风犹存。

“户户都是读书窗”。话题转到大束镇南部的侯家洼村，在清朝末年，县令老爷夜巡，走过几个村子，发现亮灯的人家多是赌博、打牌，而在侯家洼村，却是一副挑灯夜读的景象，

“户户都是读书窗”，感叹秀才之乡名不虚传。这一佳话，在侯家洼村传颂至今。

侯家洼“秀才村”的称呼起于何时，无从知晓。从老人的口碑和家谱的记载，明嘉靖年间始祖侯唐从江西省徐州府丰县迁居于此，生息繁衍，耕读传家，八世祖侯纪首登科名，任直隶安平县典史、县丞，由此，侯氏家族科名蔚起，代不乏人。自清中后期以来，先后有四十多人考取贡生、廪生、庠生、太学生，多人获授文林郎、登士郎、八品寿官、乡饮大宾、介宾，几乎每一个世系和家族都有人获取功名，也都以读书向学为荣。其中，第十世侯国珣有堂兄弟十人，其中，监生 2 人，贡生 1 人，优增生 1 人，附生 1 人；十一世侯森如，廪膳生，父子 5 人，4 人秀才，1 人业儒；十一世侯肇封，监生，祖孙三代 7 人中，5 人秀才，2 人业儒；十二世侯文龄，二十三岁中秀才，长子折桂，廪膳生，次子丛桂，附生，父子三秀才。仍以侯文龄家族为例，其曾祖父以下，“一庠生，孙八人，游胶庠、膺贡士者五人，曾孙二十有一，列太学、受恩荣者四人，元孙四十有三，诸生六人”，至清咸丰十年，其五服之内即有 16 人考取功名。“百余年振振绳绳，享素封，书香相继不绝。”侯家洼“秀才村”之名该是由此而得。

最后为后世所称道的当是侯文龄撰写《崂山志》了，侯文龄，字梦九，号铁翁，贡生，嘉庆四年生，九赴乡闾，五蒙房荐，始终与举人无缘。邹县教谕孙济奎在《侯梦九先生墓表》中写到：“以公才优学富，擢巍科、登显仕固自易耳。乃被困场屋，拓落终身。”世居崂山之阴的侯文龄感叹崂山为齐鲁名山，不可以无《志》。遂多方收集地方文人的有关著述，编成《崂山志》七卷，由侯家洼的五位秀才手抄而成。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手抄本的《崂山志》（原抄本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），是后人了解崂山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之一，崂山从此也有了《志》的山，侯文龄居功至伟。

今还能数得出名字的尚有三四十人，如，寺上村八十多岁的董巨老先生、徐瑞喜、董训亮，凰翥村的王峰、邢志勇，驳家庙村崔德峰、崔德虎。现供职于市文化馆的青年画家侯祥忠是大束镇侯家洼村人，谈起个人的成长经历，无法忘怀走村串户画迎门墙的日子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初中毕业的他，怀揣自己的画家梦，放下羞涩和畏惧，骑上自行车，带上画笔、小水桶、油漆，走街逛村，见有空白迎门墙，便动员人家画幅山水，一年的时间，他足迹遍布全县，达至周边的曲阜、济宁、滕州，攒够学费之后，才下决心走上了科班之路。

正是深厚的群众基础，才有了“书画名家出大束”的文化现象，莘莘大者有孙少白、孙永康、董振中、赵子富、刘桂林、陈宗雨等，他们走出了小镇，走向了全省，走向了全国。

孙少白先生，大束镇云山营村人，1920 年生，幼承家学，性耽翰墨，自幼流连在祖上留下的画稿、碑帖间，书画两工。建国之初，走进上海，走向西安，而成为“长安画派”的早期成员，多件作品被收入《中国书画名家签名盖章艺术总览》，并被各地藏馆收藏。孙永康，大束镇云山营村人，少白先生子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曾任邹城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。其国画作品先后在全国美展参展二十多次并多次获奖，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，以山水画最为著名。董振中，大束镇白泉寺村人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著名国画人物画家，中央电视台特聘画师，曾任邹县美术家协会主席，作品被多国收藏。书法家赵子富，大束镇曹家村人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邹城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其书工于楷而长于草。作品入展全国各种大展三十余次并多次获奖，被多家艺术馆或博物馆收藏，数十件作品流传到海外多个国家。书法家刘桂林，大束镇南葛村人，军旅书法家，活跃于黑龙江书坛。青年画家陈宗雨，大束镇岗上村人，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邹城市美协副主席，属实力派画家。更有一大批活跃于文化、教育领域的青年书画家。

赏孙永康先生的山水画，仿佛昌平山、大沙河的清风徐徐；读董振中先生的人物画，似古圣先贤的余音袅袅。这方水土，理应出产更多的书画家，才能不负山水，不负先贤，也才能不负盛名。

## “寻美大束”文学作品评选结果

一等奖	侯祥桂	文脉悠悠贯大束
二等奖	刘景霜	问道云梦湖
	路建锋	葛炉山（外四首）
	程广海	幸福时枣行
	陈福存	潮流而上故乡的河
	付岩芹	千年古村话凰翥
	张云雷	匡衡湖春晓（外一首）
三等奖	孔 波	时枣行村大屋窑
	孙 文	大束：美丽乡村入画来
	赵娅楠	大美大束，诗意栖居
	李兴甲	秋日余晖下的孟子湖
	马开荣	云梦湖畔，
		盛开的桃花是大束的一张名片
	张现革	美丽匡衡湖（外一首）
	宋 平	大美大束
	张 旭	葛炉山的清晨
	王振学	印象大束
	秦显耀	大美大束游记
优秀奖	韩 丽	走进多情山水，拥抱绿色大束
	陈福存	魅力南鸿山
	周维强	大束，特色小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（组诗）
	黄现中	大美大束
		——大束镇乡村振兴有感
	宋 平	《桃花节赞》组诗
	刘 巧	大束，云梦桃源小镇手记（组诗）

## 鸿山寺（外二首）

路建锋

现在 坐在树枝上的春天  
和我 是平等的  
就像在鸿山寺 我伸长的眼神  
可以和那尊高高在上的佛像  
自由交流  
已是再次来鸿山寺了  
如果没有记错 五年前来时  
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 
晨钟的悠扬中  
恍如进入仙境  
再次来鸿山寺 我依旧往功德箱里投了十块钱  
不这样做 我觉得会辜负了这山上的秀丽春色  
现在是四月了 我想着某个秋天里再去一次  
把家人再带上 看看满山的枫叶  
顺便问问山下饭店的老板  
还记不记得我闺女当时长的  
模样

### 和葛炉山站在一条起跑线上

和葛炉山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 
需要十足的气魄和胆量  
弯腰 卯足劲 眼睛直到  
一柄利剑的高度  
千万关紧感情的闸门  
保险起见  
不妨再加上一条铁链  
而那时的梨花一如江水奔泻  
它怒吼、挣脱、旋转 甚至凭空把一条鱼  
放置我的体内  
我就有了温暖的感觉了  
不用多久 这里将涌起三月或四月的春风了  
摇曳生姿的水草  
行将占领这里  
和葛炉山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 
想来是件快乐的事 只有此时  
我才能像个孩子呼喊着急进  
长满草的山坡

### 有这么一刻，在昌平山

有这么一刻 几片阴云围绕在天际 它们寂寞的眼神  
让我忘了已是芳菲四月天  
从虎窝村扶摇直上  
虎踞盘龙的昌平山已面目清晰  
眼前巨石狰狞 蒿草漫长  
被压抑了万年的山风猎猎起舞  
像是在咆哮 更像是委屈地诉说  
漫山的梨花 桃花兀自开放着  
它们孤芳自赏的神情  
多像深宫里哀怨的嫔妃宫女  
有那么一刻  
我忽然有了逃离人世的冲动  
别埋怨我纤弱的情感  
萍水相逢的把盏言欢  
本身就是一首无弦的歌